

黨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一期

黨內刊物
不得外傳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黨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一期

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
• 二月出版 •

編號：55—01(總第22號)

黨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一期

編者：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定價 4,000 元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徵稿簡則

(一) 本刊的出版是爲了保存和積累黨史資料。其中所載稿件，史實和觀點都不一定完全正確，一般的只准地委正副部長以上的黨員幹部用作研究黨史的參考材料，經特別註明者始可作講授黨史的參考，經中央宣傳部批准者始可在一定的書刊上轉載。

(二) 本刊包括下列內容：

甲、有關黨在各時期、各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原始資料、身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

乙、人民解放軍各部所編寫的戰史，黨校教材和研究工作者的著述；

丙、傳記；

丁、有關黨史研究工作和資料收集工作的消息和通信。

以上取材範圍均以有關全黨或一個地區的全局者爲限。

(三) 希望一切熟悉我黨我軍歷史的同志和單位爲本刊踴躍投稿，並希望對本刊所發表的文章多提意見和補充資料。來稿經採用者均酌致稿酬。

目錄

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	一
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	和森	八
胡適等之政治主張與我們	R	四
「努力週報」的功罪	中夏	七
胡適之與善後會議	雙林	八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	瞿秋白	三
評胡適之的「新花樣」	求實	三
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罷工之原委	至愚	四
二七大屠殺的經過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七

施伯高傳 八

回憶李求實烈士 陳修良 二六

讀者來信 一四

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大釗

編者按：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胡適的反動思想即不斷地進行鬥爭。

本刊本期選載了黨內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論文，供讀者參考。這些論文的第一篇爲李大釗同志所寫的「再論問題與主義」，原載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出版的「每週評論」第三十五號。

適之先生：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三十一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爲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嚮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却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

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爲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什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裏，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滅。從前信奉英國的 Owen 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 Fourier 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爲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裏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Owen 派與 Fourier 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爲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 Noyes 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却批評他們說：Owen 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 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 Owen 主義者，又不是 Fourier 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尙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劃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

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爲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着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着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爲人讀，而其學說，却如通貨一樣，因爲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

書，人人都稱讚他，却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却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羣衆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羣衆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着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着招牌的性質，就難免招假冒牌號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羣衆的贊許，就有王麻子等來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羣衆的照顧，就有王正大等來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會主義跟着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裏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王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王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扎維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扎維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 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扎維克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

扎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遊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害（疑爲「眞」字之誤。——編者）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爲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兇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扎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輾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裏知道 Bolshevik 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詞怎麼解釋，不過因爲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着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的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的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楊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詞，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

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裏，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爲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閒却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着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爲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

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天只是在羣衆裏傳佈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着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着時機，因着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罷。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峯



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 和 森

編者按：本文原載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嚮導週報」第二期。

一 亂源的分析

一個時代的政治變化，有一個時代的經濟變化為基礎，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過是經濟史上產業革命的伴侶。中世紀末，封建制度既成為新興資本主義大企業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資產階級便起來推翻封建而建築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為資本主義的東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隨着波及東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國和經濟落後國，故中國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數十年嚴重壓迫之下，便發生了「改革內政以圖自強」的革命運動。然國內農業手工業的經濟基礎雖日被壓迫，日見崩壞，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却不容許其起一種強大普遍的變化，因而經濟地位上強有力的革命階級沒有形成，不過少數覺悟的革命黨，憑藉飽受外國刺激的外埠華僑勢力，奮鬥不息，勉強完成辛亥革命罷了。

故中華民國，乃是革命階級羽毛未豐，將就封建的舊支配階級勢力，與之調和妥協而後苟且成立的。這樣一來，更加以國際帝國主義扶植舊勢力以圖自便的捧衰空氣之壓迫（當時捧衰外論，英美主之，壓力極大，對於民黨吹毛求疵的疑懼或詆毀，極力製造中國非衰則亡，則惹干涉，則不被

承認等空氣。)及全國還無革命意識的小資產階級和平、統一、妥協等傾向之鼓盪，自然新政權不得不完全落於封建的軍閥與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來軍閥專政和軍閥割據的封建殘局。自帝制，復辟，以至今後假名統一與聯治之爭，那一役不是根源於未曾解除武裝而且反爲新統治之主人的封建餘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軍閥爲前清遺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粵等經過民主革命領域的新軍閥，也是在這封建政治的殘留局面之下孳乳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正確的肯定中國亂源在封建的舊勢力之繼續，而不在胡適之先生那種新發明的「統一」史觀（看「努力」十九號）！我們要高聲說：他那種牽強皮相的分析是很謬誤的。

二 封建殘局下的政治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十年以來的內亂與戰爭，既不是「南」「北」地域之爭，又不是「護法」與「非法」之爭，更不是「統一」與「分離」之爭，乃是封建的舊支配階級與新興的革命階級之爭。

這樣的階級戰爭，發生於一定的經濟情形和國際情形之下，誰也不能否認。假使經濟地位上的革命階級早已成長，假使國際帝國主義不忌革命黨統治中國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那末，十年之民主革命總可完成，把舊支配階級解除武裝而退處於無權。這樣，則中國現狀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軌道，由新支配階級來制定憲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都是容易解決的事體，何至釀成內亂與戰爭？只緣新舊支配階級同時並立，舊勢力反佔優勢而握得政權，所以元二年間總統制，內閣制，中

央集權，地方分權，以及同意權之爭，才成爲北洋派與國民黨爆裂的導火綫。所以這些政制上的爭執，不過爲內亂的導火綫而已，新舊勢力之不能兩立，才是內亂的真實根源。

所以要國體政體確定，非先確定新舊兩階級的勝負不可，要靠妥協、調和來立國定政，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舊勢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復；也只有新勢力完全制勝反革命，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憲法制定也是無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換過說，新舊階級的地位沒確定，死文字的規定，不能發生作用。

國家政權，係建築在階級抵抗上面，爲這階級用以統治別階級的機關，只能屬於一個支配階級而不能有兩。若一國有新舊兩個勝負未分的支配階級同時存在，各據政權或武力以相抗，則其現象必爲內亂與戰爭，或妥協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爲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東西。所以中國現在這種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舊兩階級的爭鬥，還沒有達到決定時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斷定：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切政治問題，不是創法改制可以解決的，換過說，就是非繼續革命，完全打倒軍閥，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不能解決。

三 軍閥所要的統一與聯治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確立之可能時，政治上的單一制與聯邦制，不過爲憲法上一個容易解決或修訂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現在橫在我們之前，則完全爲另外一回事。力能進取的軍閥，便倡武力統一，或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吳）；僅能自保或希圖自保的軍閥，便倡聯省自

治或籌備制省憲，舉省長（如川滇）；同一軍閥，進攻時宣佈武力統一，退守時宣佈聯省自治（如奉張），位置動搖時改稱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趙）；又如湘趙最初之因首鼠兩端而宣佈省自治，粵陳之想王廣東，反對北伐而主張聯省自治……凡此種種，無非是封建的殘局之下，軍閥專政，軍閥割據的必然現象和趨勢。所以統一派的軍閥最忌聯治，聯治派的軍閥最忌統一，換過說，就是爲帝者不願衆建爲王，爲王者不願奉人爲帝，或則爲帝不成而思王，爲王不願而思帝，完全爲軍閥間一種鬥劇。

可是在這樣武人主倡的聯省自治說之下，却激起一部分政論家和知識者「將就現狀」「因勢利導」的贊同，認爲是解決時局的唯一方針。最近胡適之先生在「努力」十九號上發表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他詆定聯邦運動的作用爲「增加地方的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他更找得與軍閥作戰和推翻軍閥的工具爲省議會。這不可不說是聯省自治論中的大進步。

但我要明白告訴適之先生：你這種英國式的議會政策用在政治問題解決後——即封建的軍閥被推翻後——是有點作用的，若用來解決政治問題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在軍閥沒有剷除的時代，省議會無法免掉他們的製造、強姦、蹂躪和壓迫，如此而可望充分發展地方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嗎？故適之先生當承認：你這種和平改良的議會政策，原先想藉議會來推翻軍閥，結果只有軍閥推翻議會，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證以過去現在的事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適之先生一若承認過去爲法治而不爲武人政治，故將督軍總司令權力擴張之原因歸於地方之無